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八百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遠名勢 避嫌 嫉惡

遠名勢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語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故士君子藴明哲之心秉貞靜之操畏權臣之盛滿將求婚而輒拒避貴戚之氣焰彼願交而不答不屑毀譽而

盡心納忠靜退守貞而因求干預或不矜於富貴或不就其徵辟時人重其立志來者仰其清風載諸緗緗斯可尚矣

漢劉德為宗正妻死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畏盛滿也

雋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不疑固辭不敢當

後漢鄧禹封高密侯以特進奉朝請禹以天下既定當

遠名勢

王丹京兆下邽人資性方潔鄧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太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張霸為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隲當朝貴戚聞霸名行欲與為交霸逡巡不荅

李通尚寧平公主為大司空通性謙恭常避權勢謝病不視事

馬廖援子也少以父任為郎明德皇后立為虎賁中郎將廖性質誠畏慎不受權勢聲名盡心納忠不屑毀譽

王謙父暢祖龔皆為三公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勿許以疾免卒於家

晉鄭默為光禄勲后父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

吾每讀雋不疑傳常想其人畏遠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

觧系梁州刺史脩之子也清身潔已時荀勗門宗强盛朝野畏憚之勗諸子謂系曰我與卿為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未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

宋謝瞻晉末為宋國中書黄門侍郎相國從事中郎弟晦時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賔客輻輳

門巷填滿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
趣乃爾吾家素以静退為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
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户之福耶乃籬隔門庭
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
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
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
陳高祖欲以瞻為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為豫章太守晦
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陳説以為笑戲以絶

其言晦遂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於不永晦聞疾奔往瞻見之曰汝為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訴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高祖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晉南郡公主壻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為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勵為國為家遂卒時年三十五謝瞬晦弟也初為州主簿中軍行參軍太子

舍人俄遷秘書丞自以兄居權貴已蒙超擢固辭不就

王敬弘臨沂人也文帝元嘉中為左光禄大夫東歸後

徵為太子少傅不就子恢之被召為秘書郎敬弘為奉

朝請與恢之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

吾欲使汝處於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

謝弘微為右衛將軍元嘉六年東宫始建領中庶子又

尋加侍中弘微志在素宦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

中庶子

孟顗字彦重本昌安人兄昶貴盛顗不就徵辟昶死後起家為東陽太守

江湛為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為子求湛妹婚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欲引與日夕湛固求外出乃以為武陵内史

後魏楊津有六子長子逌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麽王爵而逌性澹退年近三十方為鎮西府主簿

北齊韓晉明嗣封東萊王有俠氣朝廷處之貴要必以

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武平末為僕射百餘日便解官

後周蔡祐明帝時為小司馬帝之為公子也與祐友昵及即位禮遇彌隆祐嘗辭疾避之至於婚姻尤不顧交於勢要

唐薛元敬收之從父兄子也為天策府參軍兼掌記室與收俱為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敬畏於權勢竟不之狎如晦嘗云小記室不可得而

親不可得而踈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也少孤貧事母甚謹博通五經而蹇傲獨行初授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特進魏徵甚禮之將以姪女妻之義方固辭無幾徵卒義方竟娶徵之姪告人曰昔不附宰相之勢今感知己之言故也

楊於陵為潤州句容主簿韓滉節鎮金陵以女妻之秩滿為岳鄂江西三府從事累官至侍御史韓滉自江南入朝總將相財賦之任德宗頗任遇權傾中外於陵自

江西府罷卜築於建昌以讀書山水為樂涚歿德宗貞元八年徵拜膳部員外郎

韓公武自宣武馬部都虞侯將兵誅蔡賊授鄜州節度使憲宗元和十四年父弘入朝公武乞罷節度入為右金吾將軍既而弘出鎮河中季父充乃移鎮宣武歎曰二父聯居重鎮吾以孺子當金吾之職家門之盛懼不克勝堅辭宿衛改右驍衛將軍性頗恭遜不以富貴自處

王龜宣宗大中中為太常少卿以弟鐸入相不願在朝出為同州防禦使

後唐孔邈兖州曲阜人文宣王四十一代孫乾寧五年登進士第除校書郎崔遠在中書奏萬年尉充集賢校理以親舅獨孤損方在廊廟避嫌不赴職

避嫌

夫處簪纓之族任臺閣之官而有服之親不敢相臨蓋避嫌之道也若乃父秉國鈞而靡求仕進兄居柄用而

固辭近職此蓋奉公之亮節飾身之遠謀雖與內不避
親疎不避仇者殊然而閑邪存誠防微杜漸亦足尚矣
宋傅隆為尚書左丞以族弟亮為僕射緦服不得相臨
從太子率更令
王球為義興太守從兄弘為揚州以服親不得相臨遂
加宣威將軍
唐蘇頲弟詵初拜給事中時頲為中書侍郎上表讓詵
所授玄宗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乎頲曰晉祁奚是也

玄宗曰若然則朕用蘇詵何得屢言近日卿父子猶同在中書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

馬炷為左散騎常侍以弟燧拜司徒兼侍中以親避轉刑部侍郎

李德裕字文饒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恥與諸生從鄉賦不喜科試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父吉甫譴蠻方隨侍左右不求仕進元和初以父再秉國鈞避嫌不仕臺省累辟諸府從事

杜從郁為左拾遺司徒佑之子也元和元年九月以從郁為祕書丞郁始自太子司議郎為左補闕右補闕崔羣韋貫之左拾遺獨孤郁等上疏以為宰相之子不合為諫諍之官於是降為左拾遺羣等又奏云拾遺與補闕雖資品不同而皆是諫官父為宰相而子為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於是改授

權德輿元和五年入相起居郎翰林學士獨孤郁以德輿之壻命守本官罷學士

鄭瀚為考功員外郎改國子博士史館脩撰以父任僕射故也

王起為吏部侍郎文宗太和元年六月以起為兵部侍郎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時起兄播為僕射平章事起在選部非便故移於他曹以集賢之職兼之

梁趙光裔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開平三年為光禄太常少卿以兄光逢擢升相位固辭近職避親嫌也

後唐孔邈為萬年尉充集賢校理以親舅獨孤損在中

書避嫌不赴職

楊注為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宰相涉之弟也哀帝二年三月勅凡既秉於樞衡弟故難居宥密可守本官罷內職

嫉惡

仲尼有言曰惟君子能好人能惡人蓋有挺勁直之性稟直清之操嫉夫姦佞形於言色以至當官而行守法無貳抗志靡惑懸衷自信或裂裳裹足以長鶩或操觚

著論以申貶周愛陳迹以洩其憤怒激厲薄俗以扶於名教責敗田之夫鄙其繇徑譏貝錦之子斥是譊言惡彼犬羊之質奮兹鷹鸇之志非剛毅中立卓然有守者孰能及於是哉其或覩過所從不於其黨多僻之世疾之已甚良非斯人之徒與

齊公子元其弟商人弒其君舍而自立是為懿公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巳氏（猶言某甲）

介子推晉人秦送文公至河舅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

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天實開公子而犯以為已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

陳文子齊大夫崔子弒其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棄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也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

子産鄭大夫也鄭徐吾犯之妹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

楚子南穆公孫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鴈也納采用鴈犯懼告子産子産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惟所欲與犯請於二子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而入布幣而出布陳贄幣子晳公孫黑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丈夫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衝交道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産曰

直均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用戈子晳直也子産力未能討故均其事歸罪於楚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奸犯也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奸國之紀謂傷人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忌畏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産咨於太叔太叔游楚之兄子太叔曰吉

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蔽也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圁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昭公二年秋鄭公孫黒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太叔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創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黒之族子産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之族黒為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遽驛傳使吏數之責數其罪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務共大國之命不暇治女罪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

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謂爭徐吾犯之妹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謂使太史書七子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産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印子晳之子褚師市官子産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衢道加木焉書其罪于木以加尸上也又子産治鄭鄧析務難之與

民之有獄者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欲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傳致其罪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殺析民心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向戌為宋左師魯襄公十七年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臣閱之弟皐比閱之子弱侵易之）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盧門宋城門合左師向戌也賊殺華吳于向戌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于吳遂幽其妻（幽吳妻也）曰

畀余而大璧也畀與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昭公六年寺人柳有寵有寵于平公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欲以求媚太子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為盟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謂華臣也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于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比弟也欲代合比得其處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

久矣臣合比欲紈華臣為右師公使代之代合比見于左師左師曰女

夫也必亡夫謂華亥女喪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

言人亦不能愛汝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詩大雅宗子之

固若城俾使也女其畏哉

叔孫昭子魯大夫也昭公十年昭子聘晉齊高強奔魯

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強見而退高強子良昭子語諸大

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

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在公宮被疾

輂而歸君親推之推其車而送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夫人謂子尾曠空也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言禍亂不在他正當身以喻高強自取此禍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于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又季氏旅于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内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時仕于季氏救猶正也

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神不享非禮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又季氏富於周公周公天子之宰卿士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稅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又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愬譖伯寮魯人子路孔子弟子子服景伯以告魯大夫昭伯回子也告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季孫信讒恐子路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誅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

如命何又孔子為大司寇攝行相事于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又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善而食其祿是食姦不受亂許豹行事是受亂也不為利疚于回疚病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故病身于邪不以回待人知雖不告以待邪人不蓋不義以周事豹是蓋不義周終竟也不犯非禮以二心事縶是非禮又原壤夷俟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賊謂賊害以杖叩其脛孔曰叩擊也脛脚脛孔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足恭便僻貌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左丘明魯大夫匿怨而友其人心自相怨而外詐親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仲由字子路魯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漢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右內史坐小法會赦免官

後為淮陽太守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然御史大夫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言何不早言也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

李當户為郎武帝與韓嫣戲少不遜當户擊嫣走于是帝以為能

後漢朱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隂太守單康贓罪并連康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康下廷尉以譴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岑晊為南陽太守成瑨功曹張牧為中賊曹吏宛有富賈張汎者桓帝美人之外親善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並得顯位恃其伎巧用勢縱横晊與牧勸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晊竟誅之並收其宗族賔客殺

二百餘人後乃奏聞于是中常侍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其寃帝大震怒徵瓆下獄死晊牧遁逃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

范滂為汝南太守宗資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

蓋勲獻帝初為越騎校尉董卓不欲令典禁兵出為潁川太守徵還京師勲雖强直不屈而内厭於董卓不得意疽發背卒遺令勿受卓賻贈

張奐燉煌人為太常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奐少立志節

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疋奐惡卓為人絶而不受

王允太原人年十九為郡吏時小黄門晉陽趙津貪橫

放恣為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後位至司徒

魏袁亮貞固有學行嫉何晏鄧颺等著論以譏切之位

至河南尹尚書

晉閻纘為西戎校尉司馬趙王倫死旣葬纘以車轢其

冢

劉暾為司隷校尉其父毅疾馮紞姦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紞位宦日隆暾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令紞得無患王澄少歴顯位累遷成都王頴從事中郎頴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頴殺玖頴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

秦秀為博士性忌讒佞疾之如讎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為大都督謂所親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

傅咸字長虞為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

周馥為廷尉惠帝幸鄴成都王穎以馥守河南尹陳眕上官巳等奉清河王覃為太子加馥衛將軍錄尚書辭不受覃令馥與上官巳合軍馥以巳小人縱暴終為國賊乃共司隸滿奮等謀共除之謀洩為巳所襲奮被害馥走得免及巳為張方所敗召馥還攝河南尹

應詹字思遠成都王穎辟為掾時驃騎從事中郎諸葛玫

委長沙王乂奔鄴盛稱乂之非玫浮躁有才辨臨漳人士無不詣之詹與玫有舊歎曰諸葛成林何與樂毅之相詭乎卒不見之玫聞甚愧

孔羣字敬林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賓從甚盛羣與從兄愉同行於横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為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嘗因衆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横塘之憾羣答曰羣非孔子厄同

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羣仕至中丞

溫嶠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在鎮見王敦畫象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

范甯為中書郎儒雅方正其甥王國寶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妻國寶持威權扇動內外甯嫉其阿諛勸孝武帝

黜之

范弘之為太學博士議殷浩贈謚為僕射王珣所怨出為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牋曰下官輕微寒士謬得厠在俎豆實懼辱累清流惟塵聖世竊以人君居廟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聰明内照亦頼羣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堯以啟闢為首咎繇謩禹以侃侃為先故下無隱情之責上收神明之功敢縁斯義志在輸盡嘗以謝石黷累應被清澄殷浩忠貞宜蒙褒顯是以

不量輕弱先衆言之而惡直醜正其徒實繁雖仰恃聖主欽明之度俯賴明公愛物之隆而交至之患實有無賴下官與石本無怨忌生不相識事無相干正以國體宜明不應稍計强弱與浩年時邈絶世不相及無復藉聞故老語其遺事耳於下官之身有何痛痒而當為之犯時干主耶每覩載籍志士仁人有發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懷智陽愚負情曲從者所用雖異而並傳後世故比干處三仁之中箕子為名賢之首後人用捨參差

不同各信所見卒應而至或榮名顯赫或禍敗繼踵此皆不量時趣以身嘗禍雖有硜硜之稱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為也世人乃云下官正直能犯艱難斯談實過下官知主上聖明明公虛已思求格言必不使盡忠之臣屈於邪枉之門也是以敢獻愚誠布之執事豈與昔人擬其輕重邪亦以臣之事君惟思盡忠而已不應復計利鈍事不允心則讜言悟主義感於情則陳辭靡悔若懷情藏意蘊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於明

君明君所以致法於羣下者也桓温事迹布在天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在三者臣子情豈或異凡厥黔首誰獨無心舉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以頓筆按氣不敢多云桓温於亡祖雖其意難測求之於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為温吏推之情禮義無他人所以每懷憤發痛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尋之王珣以下官議殷浩謚不宜暴揚桓温之惡珣感其提拔之恩懐其入幙之遇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自謂此事足以明其忠貞

之節明公試復以一事觀之昔周公居攝道致升平禮
樂刑政皆自已出以德言之周公大聖以年言之成王
幼弱猶復遽避君位復子明辟漢之霍光大勲赫然孝
宣年未二十亦反萬機故能君臣俱隆道邁千歲若温
忠為社稷誠存本朝便當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
還萬機退守藩屏方提勒公王匡總朝廷豈為先帝幼
弱未可親政邪將德桓温不能聽政邪又逼脅袁宏使
作九錫備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懼莫不景從惟謝

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會上天降怒姦惡自亡社稷危而復安靈命墜而復構晉自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彊臣中宗肅祖斂衽於王敦先皇受屈於桓氏今主上親覽萬機明公光讚百揆政出王室人無異望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代不審復欲待誰先王統物必明其典誥貽厥孫謀故令問休嘉千歲承風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

古成詵為後秦給事黄門侍郎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為已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宋孔甯子初為高祖太尉主簿與王華為司馬並有富貴之願太祖初徐羨之等秉權日夜搆之於太祖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弑君亭不可泊也華每閑居諷詠常詠王粲登樓賦曰冀王

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叱

歎曰當見太平時不元嘉二年甯子病卒三年誅羨之

等華遷護軍侍中如故

北齊魏蘭根為定州長流參軍丁母憂居喪有孝稱將

葬恒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以卓凶逆無

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伐栢以為椁村人或勸之不伐蘭

根盡取之了無疑懼

斛律光字明月為左丞相時祖珽為尚書左僕射所住

宅在義井坊大事脩葺陸媪自往案行勢傾朝野光甚惡之遥見竊駡云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常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正恐誤他國家事

隋王誼周閔帝時為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勢傾王室帝時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為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士無敢不肅

唐韋倫為太常卿為宰相盧杞所惡改太子少保德宗幸奉天倫亦尋赴行在及盧杞白志貞趙贊等貶官闗播罷相為刑部尚書倫於朝堂嗚咽而言曰宰相不能弼諧啓沃使天下一至於此今仍為尚書天下何繇致理聞者敬憚之及扈從還京時摧用盧杞為荆州刺史倫又再上表切言不可深為忠正之士所稱歎

陸贄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初贄受張鎰知得居内職及鎰為盧杞所排贄嘗憂惴及杞貶黜始敢上書言事

德宗好文益深顧遇奉天解圍後德宗言及違離宗廟嗚咽流涕曰致寇之繇實朕之過贄亦流涕而對曰臣思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贄意葢為盧杞趙贊等言也上欲掩杞之失則曰雖朕德薄致兹禍亂亦運數前定事不繇人贄又極言杞等罪狀帝雖貌從心頗不說吳通微兄弟俱在翰林亦承德宗寵遇文章才器不迨贄而能交結權倖共拒贄於帝前故劉從一姜公輔自皁品蒼黄之中皆登輔相而贄為朋黨所擠同職害

其能加以言事激切動失帝之歡心故久之不為輔相

權德輿為太常卿時李繁者宰相泌之子初與翰林學士梁肅友善泌嘗命繁持所著文請肅為序繁亦自有學術肅待之頗厚因得日熟其門及肅卒繁竊亂其配士君子無不歎駭積年擯棄後起為太常博士德輿奏請斥之

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有道士獻丹藥試之有驗問所從來曰鍊此丹於薊門時朱克融方叛公綽遽謂

之曰惜哉至道來於賊臣之境雖驗何益乃沈之于江

晉張希崇為靈州節度使性雖仁恕或遇姦惡嫉之若仇讐

册府元龜卷八百八

冊府元龜卷八百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隱逸

夫隱居以求志遯世而無悶含華匿耀高翔遠引非夫德充而義富學優而誠篤又孰能懷道自晦絶俗而孤舉哉故仲尼之序逸民馬遷之述隱君子班范而下罔不論次焉觀其明哲兼茂卷懷自得潔巳而無污亢節

而靡屈遺榮去羨保和養素忘機委順達天遂命得喪不嬰其慮悔吝靡集其躬乃至形于話言晦其名氏混於屠釣同其出處辭避徵聘轉造窮僻屏跡長往流風莫挹人遐室邇形於歎息斯固素履之君子考槃之碩人視富貴如浮雲入山林而不返者與

牧者不知姓名齊人也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臣有侯不友暑衣葛寒衣裘吾

豈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

老子脩道德為周守藏室之史孔子往問禮焉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孔子死後百二十九年而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接輿楚人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

兮何德之衰比孔子為鳳待聖王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來者猶可追自今已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言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之言下下車也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言數周流自知津處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而誰以易之滔滔者流而不反之意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彼適故曰誰以易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之為士從辟人之法者也已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也耰而不輟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也子路行以告孔子憮然為其不達已意而非已曰鳥獸不可與同羣隱于山林是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故也

晨門者石門之閽人也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言孔子知世不可為而強

為之

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時孔子擊磬於衛蕢草器也有心契契然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此硜硜者徒信已而已言亦無益也深則厲淺則揭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也言隨世之行已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為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未知已志而便譏已所以為果

丈人以杖荷篠丈人老人也篠竹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之邪植其杖而芸植倚也除草曰芸子路拱而立未知所以答止

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夫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

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

顏闔得道之人也魯君聞之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麁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恐誤謬致幣而得罪故勸令審

之也使者還審之後來求之則不得顔闔踰垣而逃之故不得

漢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四人者皆以高祖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

安丘望之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辟不肯見為巫醫於人閒也

谷口鄭子真蜀嚴君平地理志謂君平為嚴尊三輔決録云子真名樸君平名遵則君平子真皆其字也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大將

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成都市杜陵李彊素善揚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

後漢梅福為南昌尉居家嘗以讀書養性為事平帝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

涪翁者不知何出嘗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

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手效乃著針經診脉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

逢萌北海都昌人也居瑯邪勞山養志脩道光武詔書徵萌萌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益於政尚不知方向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

王霸字孺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建武中徵至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

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孺仲頗有其風遂止太原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漢興號為難化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户連徵不至以壽終

淳于恭不慕榮名州郡連召不應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客隱瑯邪黔陬山數十年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幸其館良久乃張目熟視

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終於家

馮胄隱處山澤不應徵辟

樊英南陽魯陽人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

鄭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不至隱處於大陂中逢陰就虞延並避不行同郡鄧敬因折芰為坐以荷薦

肉𨚫以盛酒言談彌日蓬廬草門琴書自娛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即就也光武問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此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郟鄏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

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向長字子平河内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沖和好通老易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王君公平原人曉隂陽懷德穢行王莽末遭亂儈牛自隱儈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時人為之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為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污與官婢通免歸佯狂儈牛口無二價也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甞欲隱居避患乃與妻孟光共入霸陵山中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

將行作詩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于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

韋逢泰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不就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反有司舉泰加罪帝特原之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

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産與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採藥自給章帝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二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

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遁以壽終

矯慎字仲彦扶風茂陵人少好黄老隱遯山谷因穴為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彦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黄老之言乘虚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至如登山絶迹神不著其證

人不觀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閒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燉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

馬瑶隱於汧山以兔罝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

戴良汝南慎陽人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遯辭詣府悉將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以壽終初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疎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温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耕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對温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

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疲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以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温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黄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

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縣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龎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曷若保全天下乎龎公笑曰鴻鵠巢於

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壠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魏焦先字孝然河東人後漢中平末白波賊起時先年

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陽年小有母先與相扶
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取婦建安初來西還武陽詣太陽
占戶先留陝界至十六年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竄於河
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太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為亡士
欲遣船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籍給廩日
五升後有疫病人多死者縣常使埋藏童兒豎子皆輕
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取大穗
饑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為裳科頭徒跣每出見婦

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蝸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為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構火以自炙呻吟獨語饑則出為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於道中邂逅與人相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兔同羣不肯妄語明帝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度淺河水輒獨云未可也繇是人頗疑其不狂至齊王嘉平中太守賈穆初之官故過其廬先見穆再拜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為卿作君我食卿卿

不肯食我與卿語卿不應我如是我不中為卿作君當去耳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年大發卒將伐吳有竊問先今討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䶃祝䶃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為當殺牂羊更殺其羖䍽邪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疑牂羊謂吳羖䍽謂魏於是後人僉謂之隱者也議郎河東董經特嘉異節與先非故人密往觀之經到乃奮其白鬚為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濶乎念共避白波時不先

孰視而不言經素知其昔受武陽恩因復曰念武陽不先乃曰已報之矣經又復挑欲與語遂不肯復應後歲餘病亡時年八十九矣

高士傳曰世莫知先所出或言生乎漢末自陜居太陽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自絶不言及魏受禪常結草為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常不著衣卧不設席又無草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污皆如泥漆五形盡露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為人賃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終不肯取亦有數日不食時行不緣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遺以食物皆不受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聞而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經以為大賢其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卧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

不以為病人莫能審其意度年可百歲餘乃卒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也曰吾不足以知之也考之於表可畧而見矣夫世之所常趣者榮味也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家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不可絶者親戚也今焦先棄榮味釋衣服離室家絶親戚閉口不言曠然與天地為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掛其意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顧妙乎與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已來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得測量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恐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離榮愛不以累其心捐視聽不以汙其耳目舍足於不損之地居身於獨立之處延年歷百壽越期頤雖上識不能尚也自羲皇已來一人而已矣故梁州刺史耿黼以先為仙人也北地傅玄謂之性同禽獸並為之傳而莫能測之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後漢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歴風角鳥情常食青葙芫華年似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初累年四十餘隨正方遊學人謂之得其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壞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文帝黄初元年又徙詣雒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甎甋為障施一厨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内書人

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齊王嘉平中年八九十才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糧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求美衣獘緼故後一二年病亡

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後漢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安有宿儒欒文博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於衆輩中最玄默至十六年關中亂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

諸内書晝夜吟詠到二十五年漢中破隨衆還長安遂
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體如
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
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
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字口不肯言故因號之寒貧也或
素有與相知者往存邺之輒拜跪𧮯是人謂其不癡車
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
脯糒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朐糒一升而止

蜀譙秀字元彦巴西人性清静不交於世知將大亂豫
絶人事從兄弟及諸親舊不與相見州郡辟命及李雄
盜蜀安車徵秀又雄叔父驤驤子壽辟命皆不應常冠鹿
皮躬耕山藪
晉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
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見
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
出便大笑時遊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辭去

皆捨棄常往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於蘇門山遇之與商畧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嵇康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荅康每歎息將别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燿用才

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初與隴西計吏俱至雒陽被髮而行逍遥吟詠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緜則不肯受或見推排駡辱曽無怒色孫楚時為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不

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為懐道迷邦京答之以詩其卒章云萬物皆賤惟人為貴動以九州為狹靜以環堵為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

朱沖南安人好學而貧武帝咸寧四年詔補博士沖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宫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悦典籍者其以沖為太子右庶子沖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為梁管之流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螊螆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濵也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汙共泥若行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匝顏如渥

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慙統自此
遂不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視醫藥宗親因得見之
郭文字文舉河内軹人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遊
山林彌旬忘返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遊名山歷華陰
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雒陽陷乃步擔入吳與餘杭大
滌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苫覆其上而居焉亦
無壁障時猛獸為暴入室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
患害常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獵者時往

寄宿文夜爲擔水而無勌色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
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寘之西園園中果木成
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
頹然箕踞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娱
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
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
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繇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
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爲鳥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

藏埋者亦為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永嘉之亂隱于太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飡芝餌石脩導養之法冬則縕袍夏則帶索無琴書之適不脩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為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地為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

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為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頗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遺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苻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冠衣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

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太山與鳥獸為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顔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况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

范長生隱蜀西山巖居穴處求道養志後蜀李雄欲立為君而臣之長生固辭

謝敷字敬緒會稽人性澄靜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鎮軍郗愔召為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陶淡侃之孫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反莫知所終

宋纖燉煌效穀人隱居于酒泉南山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為枕何石為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葛洪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於餘杭

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洪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鍊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後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為句漏令成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

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嶽表補東莞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别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家世上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為之筮遇泰之大畜其上六

文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
鮑靚隱跡潛遁人莫之知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
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
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嘗所遊處于是立精舍
于懸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朔望
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攜其
同志徧遊名山焉初採藥于桐廬縣之桓山餌术涉三
年映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

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為樂嘗服氣一氣千餘息穆帝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耿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遊與婦書告别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王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玄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為之傳述靈異之迹多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瞿莊字祖休湯之子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後食語不及俗唯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呑鈎豈我哉時人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蓽門歠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

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海西公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有瞿硎因以為名焉大司

馬桓溫嘗往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為之銘贊竟卒于山中

孟陋武昌人少而貞立清操絶倫衣布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往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

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禄大夫耽之族也驎之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脩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遯

逸常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南有二石囷
一囷閉一囷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
徑僅得還家或説囷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驎之欲更
尋索終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沖聞其名請為長史
驎之固辭不受沖嘗到其家驎之于樹條桑使者致命
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聞大愧於是
乃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沖言話父使
驎之于内自持濁酒蔬菜供賔沖勑人代驎之斟酌父

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隱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處土牀夏則并食于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彈琴吟咏陶然自得人或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暐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暐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賔客造請尠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少好學恬虛隱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咏巖間欣然自得

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暐徵至鄴及見暐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暐送還平郭後苻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亡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

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麤敝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人人有喪葬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

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闇中取物如晝無差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王嘉隴西安陽人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虚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於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于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于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赴公侯已下咸躬往叅請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

郭瑀燉煌人隠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栢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録千餘人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徴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皐懐真獨逺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傅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以皆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獨立道繇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為狄場二都

盡為戎穴天子辟陋江東名教淪于左衽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于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綏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絶跡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于南山及天錫滅苻堅又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喪而止

董景道弘農人晉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于商雒山衣木茹食樹果彈琴歌嘯以自娛毒蟲猛獸皆遶其傍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皆避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竟以壽終

宋韋玄避吏隱于長安南山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不至

戴顒字仲若父逵兄勃並隱遁有高名顒年十六丁父憂幾滅性乃與勃居桐廬及卒顒以桐廬僻遠難以養

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遥論注禮記中庸三吳將守及郡内衣冠要其同遊野澤堪行便去不為矯介衆論以此多之武帝命為太尉行叅軍不就及踐阼徵為通直郎散騎常侍皆不起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黄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讌戴公山也

孔淳之字彦深魯郡人父粲秘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為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

水每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兹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反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不就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遊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入郡終不肯往茅屋蓬户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逃於上虞縣界弟默之爲廣州刺史出都與别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交世務本州辟從事員外散騎侍郎徵並不就文帝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頴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文帝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終不就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

道二十五年詔散騎侍郎徵詣京邑為築室于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于鍾山

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為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于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州三禮辟不就後又徵為秘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

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脩民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亢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顒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凝之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絶人迹為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元嘉二十五年卒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入會稽南山樵採為業頗能言玄理時為咏歌往往有高勝之

言除太子舍人不就卒山中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世居京口寓南平昌少而篤學

元嘉中文帝聞康之有學義詔徵之不起棄人事守志

閑居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友善特進顔延之

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黄布帊席

松葉枕一塊白石而卧了不相眄延之等咨嗟而退不

敢干也孝武即位遣大使廵行天下使反薦康之宜加

徵聘不見省康之性清約獨處一室希與妻子相見不

通賓客明帝時與平原明僧紹俱徵辭以疾

王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住東陽隱居不仕頗營田園之資而得以自立愛好文義不以人俗累懷孝武即位欲搜揚隱退下詔召為太子中舍人不就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好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以為身不可遣餘累宜絶遂終身不娶布衣蔬食徵為太學博士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

之不尚節峻頗從之遊嘗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

因為之注

有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孫緬為潯陽太

守落日逍遥渚際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

韻瀟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

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耶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

曰竊覩先生有道者也終朝皷枻良亦勞止吾聞黄金白璧

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

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賛緝熈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何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浟浟相忘為樂貪餌吞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于是悠然鼓棹而去

王弘之字方平瑯邪臨沂人性高尚從兄敬弘嘗薦于朝徵之不就敬弘又嘗解貂裘與之即著以采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于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

賣旦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
内而去始寧汰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屋
翟法賜潯陽柴桑人曾祖湯湯子莊莊子矯並高尚不
仕逃避徵辟矯生法賜少守家業立屋於廬山頂毋喪
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結草為衣徵拜著作
佐郎補散騎侍郎皆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
徙違避徵聘遁迹幽深潯陽太守鄧文子表法賜隱跡
廬山于今四世栖身幽巖人罕見者如當逼以王憲束

以嚴科驅山獵草以期禽獲慮致顛殞有傷盛化乃止後卒于巖石之間

冊府元龜卷八百九